

汉英标记性前置主位的顺应性分析

张艳君

(厦门理工学院外语系,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 运用语言顺应论, 寻找到形式—功能—意义之间标志性英汉前置主位的语用理据, 验证了句法变异往往并不受句法因素制约, 并发现标志性前置主位作为一种变异构式的形式, 是言语使用者在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中与受众协商顺应的结果, 语境和结构相互顺应得以发展, 形成一个以语用策略为基础的选择过程。

关键词: 标记性前置主位; 变异; 协商; 顺应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5-0718-05

对于句法变异问题, 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变异普遍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 句法当然也不例外^[1], ^{[2](315-366)}; 另一种观点则或多或少地否定句法变异的存在, 认为所谓的句法变异, 往往并不是受句法因素的制约^{[3](210-212)}, ^[4]。但有一点不可否认: 当标记性主位出现的时候, 句法形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认知角度看, 第一种观点得到的认可更为普遍。

句法变异分为语内变异和语际变异。语内变异体现为某些结构的超高频使用, 一些原来符合语法规则的结构超低频使用。语际变异研究体现为外来语的句法结构对于母语句法结构的影响, 表现为句式杂糅多样性、状语占位灵活性和语码转换高频性^{[5](198)}。本文主要谈标记性主位的语内变异。从语言使用维度上看, 标记性前置主位(Preposed Theme)具有坚实的现实交际基础。“标记性主位”的概念最早源于马泰休斯的实义切分理论。依据“功能句子观”, 指称的出发点和表述核心演化为后来的主位——述位, 二者一起构成了主-述结构, 用以描写句子在相应语境中的实际功能^{[6](136)}。在语言学界, 对标记性主位的界定因研究角度不同而略有差异。韩礼德^{[7](47)}认为当主位游离于它在小句中原有的位置而居于句首时产生标记性主位。夸克^{[8](946)}强调主位在交际中的认知心理基础, 他认为当其他句子成分充当主位时形成了偏离人们认知规律的标记性句式或称变异句。

本文试图在形式—功能—意义之间寻找标记性主位的语用理据, 进而验证句法并非总受句法因素制约

的真正原因在于语言的顺应性。标记性主位的以下几个特点是我们以此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第一, 主位前置和左偏置及倒装结构一样在英汉语境中具有高频性特征; 第二, 主位前置是一个言语序列区别于另一种言语序列的句法概念, 其变异方式的形成一定具有某种理据; 第三, 语言网络结构中构式间的纵横关系会相互影响, 即形式(form)相似会影响意义(meaning)相似, 反之亦然; 第四, 在形式和意义的理解上, 虽然语序选择也需要考虑语义因素, 但综观论认为语义角色以“格”范畴为界面与语法关系进行互动, 形成固定的形式——功能关系^{[9](125)}, 但语言的使用过程是高度灵活的, 并非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简单一一对应。

(一) 维索尔伦的“顺应论”

维索尔伦将语用学描述为关于语言(任何方面)的全面的、功能性的视角^[10]。他认为: 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 被“制作”出来之后, 并不能独立于其制造者(人类), 而且也不会一成不变, 它需始终不断地顺应不同的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在描述语言实体的意义、解释其形式时, 我们还要经常参照其得体使用的条件。Verschuereen 同时指出, 语用学应该研究语言的三个特性, 即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10], ^{[11](79)}。变异性可帮助语言使用者在传达特定信息时进行各种可能的表达选择; 商讨性指语言使用者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 而非依赖僵化的、固定的规则和结构—功能关系进行语言选择, 表明语言使用中存在着多元不确定性^{[12](151)}; 顺应性则使人类从各种变异可能选项中做出商讨性选择, 以满足基本的人类交际需求。顺应是双

收稿日期: 2009-03-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英汉环境下语言变异现象的语用顺应研究”(项目编号: 07JA740031);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 A 类项目“语言变异现象的语用研究”(项目编号: JA07178S)

作者简介: 张艳君(1967-), 女, 辽宁庄河人, 厦门理工学院外语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语用学。

向的, 语言选择也会改变环境, 环境或现实反过来顺应语言选择。顺应论认为: 几乎所有句法结构类型都在语用学的关注范围之内^[10]。在此我们结合相关的英汉语料, 运用 Verschueren 的语用顺应思想对标记性前置主位进行分析。

(二) 前置主位的内涵

前置主位包括话题前置到句首位置和话题出现在述题之前的其它位置。Tomlin 在 1986 年提出了“主位居先原则”, Givon 从信息角度指出主语和话题的位置都和该成分的信息重要性和“指称距离”有关^{[13](243)}。重要性强的主语或话题, 有前置乃至句首的倾向, 主要反映在单项主位中; 如例 1~7。虽然英语不属于话题优先型语言, 但话题置首现象的存在, 与马泰休斯的指称出发点和表述核心相吻合: 话题须是听说双方共享的信息, 即已知信息; 话题是已被激活的信息, 话题成分所指在不远的上下文提到, 可以看作“已知信息”的强式。^{[14](27)}汉语尤其是汉语方言属于话题优先型语言, 其话题成分的语法化程度比较高, 可以作为一种非标记性(unmarked)成分出现, 标记性功能不明显。但话题和主位的概念并不等同, 例 6~8 中话题前置到句首位置, 仍可视作突出了信息的重要性。主位突显的部分可以不是话题, 也可以认为是“已知信息”的另一种强式。“指称距离”远因而可预期性低的主语或话题, 有前置但没有放在句首, 主要反映在复项句中, 如例 8~10。可见前置主位中的话题成分只是一种临时语用需求导致的语用性成分, 具有明显的特殊化倾向(marked), 而语用信息的重要性是前置主位的真正内涵。

(三) 标记性前置单项主位结构顺应性

1. 变异性的

根据海姆斯^{[15](75)}的“在研究作为研究行为方式的语言时, 变异是一个重要线索和钥匙”, 变异性是句法内部的可变性选择。话题置首的单项主位中变异性具体体现如下: 话题置首的单项主位, 通常可以由一个名词词组、一个副词词组或介词等构成, 也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质词组构成。作为一种句法变异形式, 话题置首单项主位中的宾语、介词短语、状语本身提供了语言选择得以进行的可能范围, 打破主语和主位的重合。我们看到在 Halliday 状语前置的经典例证:

例 1. From house to house (PT), I went my way.

例 2. For want of a nail (PT) the shoe was lost.

例 3. With sobs and tears (PT) he sorted out those of the largest size.

例 1~3 正常的语序是状语放在句子后部, 但为了顺应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 满足说话者的思想表达,

在实际使用中, 状语前置是说话者有意引导听话者注意话题, 在满足表达需要的同时也改变了语言本身。汉语中我们随机选取《家有儿女·第十幕》中宾语前置的几个例证:

例 4. 小雪: “妈妈, 妈妈, 这个你别弄了。您先坐下吃饭吧。”说着把刘梅拖到饭桌前, “坐下, 坐下, 坐下。”

刘梅: “什么意思这是?”

例 5. 尚: 东海, 你不要激动。 这个事呢, 咱们慢慢商量好吧。

例 6. “不好! 小梅一定误解我了!”

例 4~6 中方言性, 口语化较强, 为了达到搞笑的目的, 说话人有意将宾语提前, 顺应当前语境因素, 话语发出时往往伴有身体语言。言语交际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交际者需要从若干可能的话语方式中作出合理选择, 以实现交际目的。

谓语前置是典型的变异句式。如:

例 7. 鼓动吧, 风! 咆哮吧, 雷! 闪耀吧, 电! (郭沫若:《雷雨》)

这种句式是常规句式 SVO 的变异形式, 在汉语口语中使用频率超过常规的 SVO 句式, 表达的情感溢于言表。

2. 商讨性的

如果将标志性主位的语序调整到常规言语序列, 虽然组成部分和结构意义完全相同, 但从说话者的角度看^{[16](5)}, 就弱化了交际的策略性, 而这种交际的策略性会在语篇中留下语境划化痕迹——表现在标记性主位突显了焦点信息, 说话人者和听话者会根据他们对外部世界和心理世界的相关因素的假想建立一个用来理解当前话语表达和诠释的框架, 话题能够进一步展开。非常规语序的安排突出了说话者要表达的情景语境的制约, 在结构和相关联语境之间形成动态顺应^{[9](315)}。随着语境的变化, 句法结构可以有所变化, 句中停顿, 语音语调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 说明具有高语境依赖性。同时, 语境的变化可能导致语言系统的变化, 而语言系统的变化势必影响语言在情景语境中的具体使用^{[17](36)}。这种相互影响从另一个侧面出上下文的连贯对结构选择的影响, 同时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下一个话题的导入方式, 在语篇中应该表现出对推进模式产程的影响, 从而完成整体语篇的动态顺应。标记性前置主位的语言结构选择并非机械地按照形式-功能关系进行, 而是在灵活的原则和策略基础上进行来满足交际需要。

3. 顺应性的

言语交际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我们看待标记

性前置主位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停留在真值意义的层面,要挖掘句式在使用中的意义,要考虑谁是发话者,谁是释话者,还要考虑发话者是如何有意识地操作共有知识,来构建有利于实现自己交际目的的语境连续体;释话者如何从“共有知识”中激活相关因素,对发话者做出的语言选择进行协商,反之亦然。语言的使用主体之间完成双向顺应,构建有效理解话语的语境连续体,满足基本的人类交际需求。同时语言选择会改变环境,环境反过来也顺应语言选择^[10]。

(1) 现场心理语境的顺应

状语前置:例句1中状语前置是为了凸现我的辛苦之状态。例句2中的状语前置是为了突出“他”动作的伴随状态。例句3中的状语前置是为了反衬“shoe”丢掉的原因仅仅是因为 horseshoe nail,适应了现场语境的需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For the want of a nail, the shoe was lost; for the want of a shoe the horse was lost; and for the want of a horse the rider was lost, being overtaken and slain by the enemy, all for the want of care about a horseshoe nail.*”正是由若干个现场语境的叠加,运用状语成分前置,同时辅以强势排比这种句法变异模式阐明了世间的深刻道理。

宾语前置:宾语前置是将意念中的宾语提到谓语甚至整个句子的前面。例句4~6中“这个”是“你别弄”的对象;“这个事”是“商量”的对象。为了突出“对象”“这个”“这个事”被移到了前面。例句6中,“小梅一定误解我了”是夏东海本能意识到的内容,即心理活动;夏东海本能地意识到是作者的叙述,这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和夏东海的敏感,将他的心里话提到了开头。所以,宾语的前置是为了适应心理语境的需要。

谓语的前置:例句7,作者感叹于自然现象的气势磅礴和压倒一切的壮观,于是发出内心的呐喊“鼓动吧,咆哮吧,闪耀吧!”之后填上事物的主体“风,雷,电”,可以看到这种谓语的前置完全是靠情感语境支配的。

(2) 社会语境的顺应

言语能够表达说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推断评价的“人际功能”^{[18](115)},而人际功能的表达体现在语气结构上。如祈使句中的主语通常是被省略的,所以它的无标记主位由句子的谓语动词来充当。例如: *Answer all my 3 questions.* 但有些时候,状语可以充当标记性前置主位,表达祈使语气。例如 *On arrival in Guangzhou (PT), telephone me.* 祈使语气和结构之间的顺应,我们应考虑说话对象的变化,判

定谓语动词 *Answer* 在何种情况下,出于何种交际目的为主位成分,这里不在赘述。而 *On arrival in Guangzhou (PT), telephone me* 中祈使语气的产生依赖于标记性主位前置结构的调整,相应的常规语序 *telephone me when you arrive Guangzhou* 主体是“打电话”,即时性低于前置结构安排,打电话是太常规的事情,而时间的紧密续接性突显说话人的语用意识,在听话者的语用意识中建立非常规的映射框架。

(3) 语言语境的顺应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而社会语境的顺应离不开语言语境的发展,我们以陈述语气的应用和结构之间顺应为例加以分析。韩礼德在脱离语境因素的情况下,抽象地论述了陈述语气句中主-述位结构的安排模式,认为副词词组、介词词组、充当宾语的名词词组和名物化结构用作标记性主位,因为偏离是陈述句中最常被使用的语序^{[7](44-47)}。

但我们如果考虑相关语境因素,我们会发现只有在特殊的语境下,如:发话者问话序列 A: *What do you merrily do?* 听话人答话序列 B: *Merrily we roll along. Merrily* 才能被判定为标记性主位,首先应满足作为旧信息的条件,才能作为信息的出发点,否则, *Merrily #we roll along* 中 *Merrily* 应被划为述位部分。依此,其他的主位标记成分也应考虑语境的变化,对上文的依赖。

英语中宾语充当主位的标记性比状语充当主位的标记性更为明显^{[19](121)},是因为宾语若需要前置,可以采用被动句来完成职责的转换,如仍采用主动句,语气上则不免产生对比的强烈意愿,对语境的依赖性也加强。

例如:

a. *All the work (PT), we will do for you.*

b. *How they can live in that filthy town (PT), I will never know.*

c. *A horrible mess (PT) you have made of it.*

这种语言结构和语气选择一起面临着选择变量范围过程,说明顺应是动态的,交际双方不断互动共同做出生成意义的努力。

(四) 标记性前置复项主位的语用顺应分析

非话题置首的复项主位中的变异性得以体现:前置复项主位是指非移至句首的可以再分的异质语义成分,由顺次出场的语篇主位、人际主位和话题主位构成,缺省时按照同样的顺序操作。如:

例 8. *Well but then Ann surely wouldn't the best idea (PT), be to join the group?*

例 9. 1 *Oh(语篇功能) soldier soldier won't(人*

际功能) you (概念功能)(PT)// marry me.

例 10. On the other hand (语篇功能) may be (人际功能) on a weekday (概念功能) (PT)// it would be less crowded.

话题主位由概念功能充当, 但处于非首位, 而非信息焦点的语篇主位(表现为信息和衔接功能)和人际主位(表现为语气和情态功能)则处于显要位置。这种有悖于听话者常规信息的表达, 可以按照 Firbas 的交际动力“基本分布”原则解释: 一个序列中的第一个成分交际动力最小, 其后逐步增大, 可见在复项主位中话题主位虽然可预期性低, 但对意义的生成和交际意图的实现仍然起到重要作用。而前置复项主位也更多地表现为对语言语境的顺应。

对语言语境的符号特征做出充分规定的三个概念是: 语场、语旨和语式, 人们能够通过语篇的语义特征预见。根据 Verschueren 的观点, 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 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 还是无意识的, 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10]。也就是说, 非话题置首的复项主位的序列安排同样是语言的一个连续性选择过程, 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都离不开语境, 在此基础上, 意义的生成又体现了言语交际者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的选择性。

1. 语场制约和顺应概念意义

英语在选择主位时总是首先考虑到句法需要, 具有很强的语法痕迹, 同时也要考虑话语成分推动交际向前发展的作用力大小^[20]。

在前置复项主位如在例句 8 中, the best idea 是话题成分, 表示概念意义。前置复项主位实际上就是指称表示概念意义的部分由若干个话题组成, 标记性程度越高的“优先组织”越容易引起注意, 越具有更高的意识突显性, 但由于指称距离远, 可预期性低, 复项句中的话题的意识突显性低于单项句。因为说话者事先规划得越细致, 在概念性话题推出之前给听话者更多的缓冲, 所付出的有意识的处理努力越小, 听话者意识突显性逐步降低。此话语范围发生在意识维度, 说话人的话语需要听话人在头脑中形成协商, 说话者做出建议, 将概念主位放在最接近过渡成分的位置, 预测了间接言语行为之后, 听话者所做出的顺应性言行。

语场制约着概念主位的出现, 使话题在听话者心理中得到强调。如例句 9 中, 话语范围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说话者想知道说话者的真实想法, 同时提出请求, 因此概念主位的表达限定在代词的第三人称, 人际意义顺应了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亲疏关系(closeness)。

话语需要和发话人的心理世界构成相互顺应, 同时语言选择和发话人对释话人心理世界情形的评价又构成顺应, 即使这种顺应可能失败。

例 10 中, 话语的发生范围确立在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制约概念主位的选择在 on a weekday, 并且以状语前置的方式出现, 预测述题的内容 less crowded, less crowded 和 more crowded 形成对比意义, 既时间延伸为 from Monday to Friday。

2. 语旨制约和顺应人际意义

在前置复项主位中, 语旨制约着人际主位的出现, 整个命题可以由明确主观转为非明确客观, 使客观观进一步加强; 如例句 8 中, Ann surely wouldn't 分别表示称呼、情态、限定成分。由于人际成分的出现, 概念意义的主观成分减弱, 说话人对 best idea 的预测减弱, 听话人的反映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判断, 说话人的建议顺应听话人的反应, 是 best idea 还是 worst idea, 或者是中间成分, 真的由明确主观转换为非明确客观, 成了模糊判断。例句 9 中, 听话人的反应决定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关系的进程。说话人强烈要求听话人“娶我”, 假想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 应是建立在说话者对听话人的强烈好感之上, 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认同有四种可能: 同样喜欢; 不喜欢; 没有反应; 不认识。人际 won't 的出现预测下文的能力强依赖语境。例 10 中, 时间维度的定义取决于 from Monday to Friday 的情况是确定的, 应该是 more crowded。所以, 假想 on weekend 的情况时用了猜测语气, 不确定那两天的情况用了 maybe, 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建立的心理框架是: 猜测—假想—不确定, 即有明确主观变成非明确的客观。

3. 语式制约和顺应语篇意义

语式指语言本身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语言交际所采用的渠道或媒介。非话题置首的复项主位中语篇主位最先出场, 英语中主要是一些语气词和话语标记语, 语气词如例 8 中的 Well, but, then; 例句 9 中的 Oh; 话语标记语如例句 10 中的 on the other hand. 语气词作为语篇联系语是口语语篇的特质, 而话语标记语为非口语语篇特质, 同样存在于书面语中。语式制约着语篇主位意义, 语篇主位使语篇在结构上更加衔接, 语义更加连贯, 英语中衔接是显性的。

汉语中重视语义上的前后呼应与连贯, 在选择主位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具有功能类似的标记形式。“啊, 呀, 呢, 嘛, 吧”等几个语气词或停顿将其与句子其余部分隔开^[21]。“语气词的位置恰恰是主位和述位的分界处”, 是“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分界限”。^[22]如我们讨论过的例 5: “东海, 你不要激动, 这个事呢,

咱们慢慢商量好吧。”(家有儿女·第十幕)。还有其他相似的例句:

例 11. 小雪:“对,先吃饭。反正我网站那事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建好的,我也不着急。”

小雨附和:“我那滑梯床啊,我也不着急。我先凑合两天吧,周末再买。”(家有儿女·第十幕)

但是可停顿只是话题的一个性质,并没有形成程式化特征。有些非话题成份后也有停顿^{[14](25-26)}。这是汉语界关于话题的争论性问题。还有口语语料因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差异较大,如在汉语中由于地域差异造成的差异更大,情况复杂,如方海认为北京话里的语气助词不能都看作话题标记^{[14](76)},这里我们不详讨论。但汉语语篇学家提出对句子进行动态分析,暗示根据情景及分析者的理解,同样的句子在不同语境制约下,因交际意图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顺应结果。

参考文献:

- [1] Labov W. Contraction, deletion and inherent variability of the English copula [J]. *Language*, 1969, 45: 715-762.
- [2] Lefebvre C. Some problems in defining syntactic variables: *Language Change and Vari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9: 315-366.
- [3] Hudson R A. *Sociolinguistics*[M]. Cambridge: CUP,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4] Garcia E. Shifting Variations[J]. *Lingua*, 1985, 67: 189-224.
- [5] Milroy James.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M]. Oxford: Blackwell, 1992.
- [6]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录, 等.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 [7]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8] Quirk R.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985.
- [9]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9.
- [10] Verschueren J. Notes on the role of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in language use [J]. *Pragmatics*, 2000, 10(4): 439-456.
- [11] 何自然. 语用三论: 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12] 冉永平, 张新红. 语用学纵横[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13] Givon T. *Mind, code and context*[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8.
- [14] 徐烈炯, 陈丹青.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15] Hymes D H.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C]//Pride J B, Holmes J.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 [16] Mey J.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17] 朱永生. 语境的动态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8] 胡壮麟. 系统功能语言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9] Geoff Thompson.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Arnold, 2000.
- [20] Firbas J. A Study in the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of the English and Slavonic interrogative sentence[J]. *Brno studies in English*, 1976, (12): .
- [21] 温金海. 汉英前置主位的比较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7, (4): 30-34.
- [22] 张伯江, 方梅. 汉语口语的主位结构[J]. *北京大学学报*, 1994, (2): 66-75.

An adaptive analysis of the marked preposed them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ZHANG Yanju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Jef Verschueren conceives that the explicit phenomenon such as preposition in syntactic processing should be analyzed with great care. He did not offer, however,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the pragmatic motivations of the Marked Preposed Theme (MPT) among form-function matching, to testify that syntactic variations are not always restricted by syntax. It is found that, as a variable construction, the MPT results from negotiation and adaptation in linguistic context and communicative context where context and structure adapt mutually. The use of MPT is a process of choice making based on pragmatic strategies.

Key words: the Marked Preposed Theme; variability negotiability adaptability

[编辑: 颜关明]